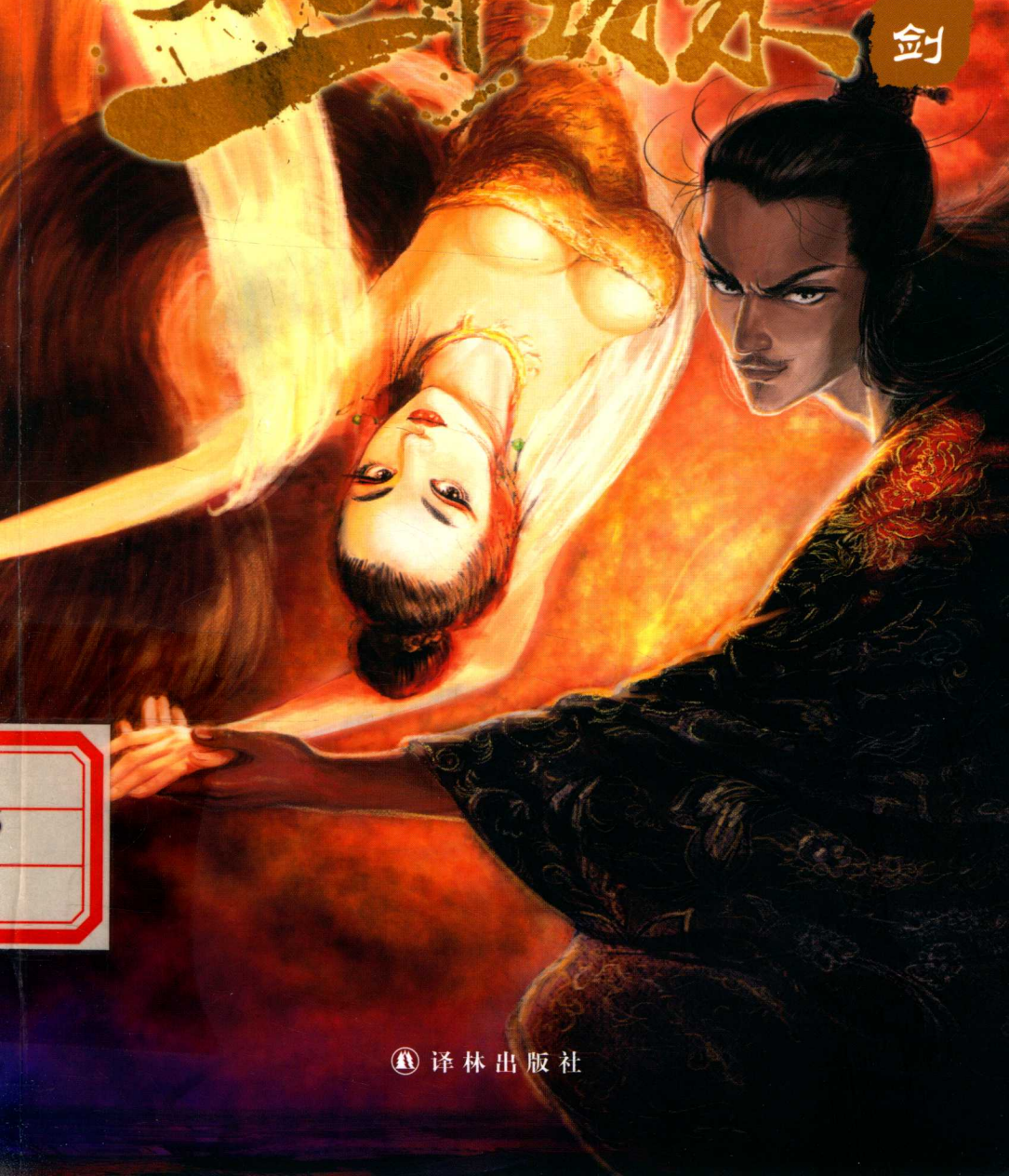


長安三怪傑

独孤门下 著

之 ⑤

焚心劍



译林出版社

长安三怪探



之

焚心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安三怪探之焚心剑 / 独孤门下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447-5860-4

I. ①长… II. ①独…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37184号

书 名	长安三怪探之焚心剑
作 者	独孤门下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王秀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129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860-4
定 价	20.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这是一个初冬的深夜，本就不甚明朗的月光被厚重的云层遮挡着，连浅浅的清辉都无法放出，以至长安城外的鬼市只能借着星星点点微弱的灯笼光来照亮了。但这并不能破坏鬼市上各色人等的交易热情，在更浓重的夜色的掩护下，他们买与卖的热情都更加高涨，因为本来他们的生意就是见不得光的。

李秀一出现在鬼市中的一片老槐树下。他已经有日子没到这里来了，本来没案子办的时候，他总会抽空来走走，看看市面上都在走什么样的黑货，判断下长安的地下世界中又在流行什么样的罪恶。不过今天他并不是来闲逛的，虽然来长安不久，他还是凭着久在赏金猎人这行积累的本事，在这里发展了些虽算不上朋友，但可以和他时常交易些消息的江湖中人。而他们其中的一个告诉他说，今夜，只要出价合理，他就会见到已苦苦寻觅多时的一个人。

槐树后的暗影中不知何时已经站着一个人，大半个身子缩在树后，只朝李秀一伸出一只手。

“带来了吗？”那人的声音细细小小的，几乎听不真切。

李秀一从怀中摸出早已准备好的一串铜钱放在他手中，而那只手掂了掂，却没有缩回去。李秀一于是又摸出一串钱朝他手中放去，对方这才缩回了手，但很快又伸出另外一只，朝着李秀一背向的方位遥遥一指。

“看见那个衣裳摊子了吗？一会儿有一辆马车停在那儿，上面下来的，就是了。”

说话的人一转眼的工夫已经消失不见。李秀一无意关注他的去向，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摊子的方向。为了不引起周围人的注意，他早已将手中的灯笼熄灭。虽然天气已很是寒冷，鬼市的热闹却不减平时，来来往往的人摩肩接踵，这实在不是个拿人的好地方，李秀一琢磨着。

在寒风中等了大约半个时辰，终于有一驾马车沿着窄路嘤嘤疾驰而来。李秀一当即集中精神，就看见马车果然在那摊位前停下，车夫下车、挑开车厢上的帘子，一个人影便从马车上走了下来。那人影从头到脚裹在一袭长长的暗色斗篷里，是男是女、是胖是瘦看不清楚，但依稀能看出其背后耸起一块高高的鼓包。李秀一不由得喃喃自语：“方驼子，你终于让我找到了！”

那人这时微微侧过脸，光线虽微弱，但仍可以看清正是方驼子。他下了车便叫车夫驾车离开，自己则上前与那摊主低声交谈起来。因为距离太远，李秀一即便努力竖起耳朵，也听不见方驼子与摊主的谈话。而方驼子显然十分警觉，言谈间不忘装作有意无意地四下打量。李秀一急忙朝大树后闪身，等他再探出头来，却看见方驼子已经和摊主拱手告辞，朝窄道的另一方向走去。

李秀一当即疾步跟上。两人隔着约莫几丈的距离，一前一后地穿过鬼市。方驼子走得不紧不慢，还一派悠闲地边走边逛。李秀一却丝毫不敢怠慢。这驼子十分狡猾，前次便被他在街上走脱，李秀一想这一回决不能重蹈覆辙。前面的方驼子已经来到了一处颇为宽敞的空地，空地上搭着连片的简陋草棚，草棚里却聚拢了不少人，从热络而不绝于耳的吆喝、叫牌声判断，显然这是一处劳累了一天的苦力们聚赌的所在。

难道方驼子是来这儿赌钱的？李秀一想想却觉得不可能，但见方驼子四下看看，便一头扎进人最多的地方。李秀一不由得心生警觉，脚下步子也快了起来，而那方驼子虽然身有残疾，却在拥挤的人群中仿佛游鱼般左躲右闪，穿行自如，而李秀一与之相比便笨拙了许多，加之周遭纷杂而拥挤的人群，两人之间的距离眼看着越来越大。

李秀一心知这样追下去十有八九会像上次那样被他甩掉，索性施展轻身功夫，腾空而起，在一阵阵惊呼声中凌空越过人群，直接落在了方驼子面前。方驼子见状自然大吃一惊，扭头想跑却被李秀一一掌按住肩膀。

“方驼子，哪里跑！”

李秀一声断喝，接着便一把将方驼子揪住转过身来。方驼子还要挣扎，李秀一手上使劲，只听得嘶的一声，他竟将对方整张面皮撕了下来。李秀一见此情形自然大吃一惊，再定睛一看，才发现这所谓的方驼子，根本是个相貌白净的年轻后生。愤怒的李秀一继而一把扯下后生身上的斗篷，那个驼背自然也是假的，不过是在斗篷下塞了件衣裳而已。

李秀一顿时气愤地一跺脚，挥手便给了那后生两个耳光。那后生一脸恐惧地分辩：“我什么都不知道，是个驼子雇我化了装，往这鬼市上来的……”

年轻后生话音未落，嘚嘚的马蹄声就在这时再次响起，李秀一急忙循声望去，但见方才那辆马车就从不远处的人群外倏忽而过，向着远方疾驰而去。

李秀一知道想要追上马车已是不可能了，心下懊丧，嘴上却不由得破口大骂：“混蛋！敢耍老子，有你好瞧的一天！”

荣枯酒店大堂里正是一片觥筹交错、沸反盈天的热烈景象。向来不怎么受酒店老板娘碧莲欢迎的金吾卫衙门件作许亮显然是今晚的重要人物，只见他坐在酒店中央最大的一张酒桌的主座上，吆五喝六、神采飞扬，碧莲、伙计阿得、谷大厨、独孤仲平、韦若昭以及几个金吾卫士都围坐在他周围。

许亮拿起一只酒壶晃了晃，朝碧莲嚷嚷着：“喂，老板娘，你怎么看不起人啊？别再上这些二流货色了，快把你家最好的酒都拿出来，老子今天不会差你酒钱的。”

碧莲只白了许亮一眼，道：“你个死鬼，老娘是体恤你，最好的酒，说得轻巧，两壶就够你伺候一百个死人的。”

许亮顿时脸涨得通红，从怀中摸出两串沉甸甸的铜钱，扔在桌案上。

“什么话？伺候死人是老子的爱好，老子发财什么时候靠那个？瞧见没有？不到半个时辰，像这样的大串，老子就赢了它五对儿，请你们喝点好酒算什么？来，来，来，谁也不许少喝，不

然就是不给我老许面子。今天咱们是不醉不算完！”

许亮说着朝众人举杯，众人也只好举杯相陪。

碧莲一把抓过扔在桌上的铜钱，掂了掂，咂嘴道：“真是见鬼了！也不知道你走了什么狗屎运，既然这样，老娘也没有见钱不赚的道理。阿得，把最贵的往上搬，再给咱家荣枯树喝上两坛，免得等老许酒醒了后悔。”

“怎么会后悔？老子一贯这么大方！”许亮道，“对，对，荣枯树也要有份。你们别欺负人家不会说话，这些年它在这儿什么没见过？”

韦若昭这时凑近许亮，笑道：“你要是真大方，现在手上有钱了，不如先把欠我师父的还上？”

“急什么？”许亮再次提起酒壶，“你们不懂吧，我们是过命的交情，我哪天不朝他借钱，他求我还来不及呢。”

许亮这话顿时引起众人一片嘘声，独孤仲平笑而摇头。“那算了，我还是求你先还我钱吧。”

“嘿嘿，我本来也想先还上，”许亮这才有些不好意思地讪讪一笑，“可这家馆子实在好赚，我现在手气又壮，不如用这些做本钱再博它几把，等赚到了，我加倍还你就是。”

“加倍就免了，你朝我借钱到底谁求谁？”

“我求你，我求你还不行吗？”许亮赶紧讨饶。

独孤仲平原本就是和他开玩笑，听了这话也便没再说什么。一旁谷大厨的好奇心却被吊了起来，问道：“喂，你说的这家馆子在哪儿？半个时辰就有这样大的进出？难道没有封顶数？”

许亮顿时点点头。“废话，有封顶哪能赚这么多？这可不是

一般的地儿。”

众人见许亮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不由得都安静下来，注意听他讲。许亮见状不免有些卖弄地说道：“这个馆子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的，须是像我这样的老手，再由熟客引见，才能进去玩儿。里头的赌法也不一般，所有人单只围着一张桌子，看一个瞎子掷一枚大子儿，压正反，一翻一瞪眼，别提多刺激了！”

“瞎说吧你！”碧莲一听直摇头，“真有这么好玩的地方，我们怎么从来就没听说过？再说了，这注压得这么高，你有多少钱拿去输？”

韦若昭听了许亮的说辞却心生警觉，低声问独孤仲平：“师父，这是什么赌馆？朝廷不是规定天下设赌的每一注必须设封顶数吗？”

独孤仲平对此却显得漫不经心。“朝廷还规定不许杀人放火呢。他遇上的自然是那种没招子的地下馆子，弄不好还是骗钱的黑赌会，今天开，明天就兴许卷包袱跑路了。”

“那我们劝劝老许吧！”

“没用！”独孤仲平只摇摇头，“赌鬼进钱的时候比惊马还不好拦，等他吃了苦头就醒过来了，反正我也没指望他还钱！”

韦若昭还想说什么，阿得和另一个伙计已经端着几坛酒走过来。许亮摇摇晃晃站起来，率先打开一坛便往荣枯树下倒去。这一豪爽的举动自然引得众人叫好声不断，酒宴气氛再次热烈起来，韦若昭便也知趣地没再多说。

二

翌日，布政坊右金吾卫官衙院内，暖洋洋的太阳底下，一场激烈的斗鸡正在进行。院子里已经用砖石临时搭建起了一个半人高的圈子，圈子里两只毛色斑斓、喙尖尾长的斗鸡拍打着翅膀激斗正酣，而金吾卫右街使庾瓚、捕头韩襄等人也自然分成两班，聚在圈外，为各自的斗鸡呐喊助威。

“上！上啊！”

庾瓚正弓着腰、撅着屁股趴在圈子边上手舞足蹈地看，冷不防一只肤黑干瘦的手就在这时突然伸了过来，一把揪住了庾瓚的耳朵，不等他反应过来，另一只肤黑干瘦的手已经带着劲风扑过来，冲着庾瓚脸颊便是狠狠一耳光。

庾瓚“哎哟”叫了一声，醒过神来待要发作，这才发现站在面前的是自己的老婆裴氏。裴氏身后还跟着她娘家兄弟裴六以及一众家丁，个个气势汹汹，面目狰狞。

“夫人？你这是……”

“你干的好事！”裴氏说着又冲上来，照着庾瓚就是一阵劈头盖脸地乱打，还边打边嚷嚷，“我叫你去平康坊！我叫你去逛

院子！”

庾璿急忙边躲边喊：“哪儿的话呀，没有的事……”

韩襄等人这下自然不能再看斗鸡了，赶紧上前连拉带劝。韩襄赔笑道：“慢着！夫人，夫人，先别打，大人一早就和我们在这儿斗鸡，何时去过院子里？”

裴氏对韩襄的解释却不买账。“你还给他打掩护！我弟弟亲眼看见的！没出息的东西！”

她说着就回身从自家家丁手中夺过一根棍棒，挥舞着朝庾璿打去。庾璿躲不过又不敢还手，只好绕着韩襄等人边闪避边辩解。

“夫人，我冤枉啊，我真的没去……”

庾璿的态度是万分诚恳，裴氏却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解释。

“你还敢赖？自打我爹死了，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他老人家要是在，非打死了你不可！”

裴六这时从裴氏背后探出头来，一脸促狭地笑道：“姐夫，你就认了吧，我在倚红楼亲眼看见你了。”

庾璿原本没弄懂是怎么回事，一听裴六这句话才多少有些明白了，怒气冲冲地道：“哎，六郎，我平日里可没亏待过你，你小子怎么恩将仇报啊？”

裴六却一个劲儿摇头。“姐夫，我真没瞎说，你叫的那紫云姑娘，我也认识啊！你走了之后，我还找她问过。她说刚才那恩客姓庾，在金吾卫做官，还说以后有麻烦尽管找他呢。”

庾璿不禁一脸惊讶，裴氏鄙夷地瞪着自己的丈夫，道：“你还有什么说的？”

“这……这……肯定是有人冒充我！”庾瓚气得话都说不利索了，“你把那院子还有那姑娘的名字都写下来，我即刻派人去查，看光天化日之下哪个敢冒充朝廷命官！”

裴六听了却将头摇得更似拨浪鼓般，道：“我还不知道你们？大呼小叫地冲了去，又摔又砸又吓唬，人家哪敢说实话？姐夫，错了就是错了，你赶快给我姐姐认个错，赌个誓，求她饶了你也就是了。”

“可那真不是我啊！”庾瓚急得直跺脚，“好你个裴小六，管我借了钱不还，拿去院子里逍遥，还倒打一耙在你姐姐跟前搬弄是非……”

裴六听了这话不禁有些心虚了，原本嚣张的气焰也有些低了下去。裴氏却知道庾瓚这是试图转嫁矛头，于是狠狠瞪了弟弟一眼，意思是回头再跟你算账，冷笑道：“不见棺材不落泪，你不是要查吗？好，看到时候人赃俱获，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庾瓚当着这一众手下已然颜面扫地，虽然心中忐忑却也不能认怂，仔细想了下，虽然平康坊自己不是没去过，但近日确也未得便光顾，于是便将脖子一梗，道：“查就查！如果今天上午逛院子的真是庾瓚，任凭夫人发落。不过，此事却得选个我们大家都信得过的人！”

“独孤仲平！”两夫妻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独孤仲平得知自己有幸承担这一“重任”却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直到坐在了平康坊倚红楼花魁紫云的房间里，还是一个劲儿地唉声叹气。死缠着要一起来的韦若昭兴致却十分昂扬，趁等

待紫云到来的工夫在这间屋子里四处转悠着。

“早就叫你带我来平康坊开开眼，你就是不答应，现在怎么样？还不是得乖乖地陪我来了？”韦若昭一边四下打量一边朝独孤仲平得意地努努嘴。独孤仲平看了眼兴高采烈的韦若昭，不禁无奈地叹了口气。“我也是为你好，这种地方你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家来去不合适。”

“我现在是风流公子！”韦若昭说着指指自己身上的男装，“再说，心里清白，走到哪儿都是清白的。心里要是有鬼，就算每日吃斋念经，也是心怀鬼胎。”

“我说你怎么抢着接这‘案子’，”独孤仲平笑而摇头，“不过，庾大人的家务事可不好断，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说话间只听见一阵女子的嬉笑夹杂着环佩的叮当作响声自门外传来，随着一阵扑鼻的香风，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已经婷婷袅袅地走了进来。

韦若昭急忙在位置上正襟危坐。就见那女子不过十八九岁模样，一身紫色绫罗，头上的簪花、脚上的绣鞋也尽是紫色，显然便是花魁紫云了。这紫云头发乌黑，肤色白皙，骨肉身段也很是亭匀窈窕，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她生了张鼻子尖尖的小脸，配上一双乌溜溜乱转的大眼睛，看上去便像是只裹在一团紫色中的小狐狸。

这紫色的小狐狸一进来便已经将屋子里的两个人打量了个够，她只朝韦若昭笑了笑，便扭动腰肢直奔独孤仲平而去。

“这位客爷好面生啊，是头回来吧！”

紫云的嗓音也是尖尖细细的，她一扭腰便要往独孤仲平腿上

坐，却被他巧妙地侧身闪开。紫云又要伸手去搂他脖子，却又被他不动声色地拒绝。紫云见了不禁一笑，道：“就算是生客，您领着位小娘子上院子里来，这不是叫奴家难办吗？哦，莫非客爷是想叫奴家……”

紫云说着一脸妩媚地瞥了韦若昭一眼，韦若昭顿时脸一红，接着是掩饰不住的惊讶。原以为自己这一身行头扮成男人已经很像了，却没想到这个年纪比自己还小的姑娘只一眼便看出了破绽。

对此独孤仲平却丝毫未显诧异，只朝紫云微微一笑，道：“紫云姑娘好眼力，实不相瞒，我们此来确实是有事相求，不过……”独孤仲平还故意卖个关子，“只怕和姑娘想得不一樣！”

小半个时辰之后，紫云坐在独孤仲平与韦若昭面前，随手摆弄着膝上的琵琶，一脸慵懶之色。独孤仲平一手拿着幅画像，一手提着笔，显然画像是刚刚画就的。

紫云打了个哈欠。“好了，不用画了，就是他。”

独孤仲平抬手在画像左耳上打了个圈，道：“你可看清了，他左耳上有颗痣。”

“有啊！”紫云痛快地点点头。

独孤仲平又提笔在人像鼻子上打了个圈：“两个鼻孔里都有鼻毛伸出来，却是右长左短。”

“没错！”

独孤仲平看了紫云一眼，又在人像右边脸颊上画了个圈，道：“这里单有一绺胡子是发红的。”

紫云顿时有些不耐烦，一把抢过独孤仲平的笔，在画像左

腮也描上一绺胡子，道：“发红的胡子不是单那边，这边也有的。他又不是妖怪，哪有单长一绺胡子的？”

韦若昭见状不禁凑到独孤仲平耳畔，小声道：“连你的圈套都不灵，看来一定是胖大人了。”

独孤仲平有些丧气，又赔出笑脸道：“紫云姑娘，我看你花容月貌，谈吐不俗，长安的各路大脑袋一定见识了不少，一个小小的从六品金吾卫右街使，真的记得那么清楚？”

“哟，瞧你这话说得的，好像我们烟花女子都是没心没肺的。”紫云随手摆弄着从鬓角垂下的发丝，“这位庾大人和我可不只是春风一度，他最近来了不少趟了，每次都叫我，我如何会搞错？”

“怎么样，板上钉钉，你别想再护着庾胖子了！”韦若昭不禁有些得意。

独孤仲平想了想，又道：“紫云姑娘，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既然你对庾大人有情有义，一定不会看着他落难的。现在庾大人遇上点麻烦，紫云姑娘只要在我带着庾大人来的时候说那日相会的并不是他，就可帮他个大忙……”

韦若昭没想到独孤仲平说出这番话，不禁又急又气，嚷道：“你想干什么？”

独孤仲平却不理韦若昭，径自从怀中摸出几串铜钱放在案上。独孤仲平道：“这是庾大人的一点心意，事成之后，还有重谢！”

韦若昭正要张口，没想到紫云瞥了一眼那些铜钱，已经大声冷笑起来。“你们也太小瞧人了！别说我不知道你们和庾大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为他好还是想算计他，就说这手面，比起庾大人来，也太可笑了。”她说着一从高耸的发髻上拔出一枝金簪，“就

说你们问来问去的昨天上午，庾大人随手就把这枝金簪赏了我，他要真的有求于我，会派你们来送这几个小钱吗？真是可笑！”

紫云说完便不耐烦地起身扬长而去。韦若昭颇有些不满地瞪着独孤仲平，独孤仲平却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自言自语道：“庾瓚何时变得这么大方？”

“光凭出手大方不大方怎么能作数呢？庾胖子虽然对我们小气些，可谁知道他在女人面前到底是什么德行？”韦若昭道。

独孤仲平顿时摇头苦笑。“你还是不了解庾大人。”

韦若昭也有些不耐烦了，叫道：“那怎么办？就这么回去跟庾夫人说，她打死也不会相信啊！”

“你又忘了，有些案子何必查得水落石出呢？”

三

一条白日里也黑漆漆的窄巷，许亮独自来到一处没有任何招牌的店面门前。一个一身黑衣的小胡子已经等在门口，二人显然是认识的，小胡子朝许亮打了个招呼，便领着他走了进去。

狭窄的厅中央只有一张桌子，许多眼睛通红、神情疯狂的赌徒围在旁边，方桌后一张胡床远远高出桌面，上面坐着个瞎子，仿佛凌驾于众人之上。桌面上画着两个区域，一区写“正”字，一区写“反”字，赌徒们随意地将一串串铜钱押在两个区内。瞎子手中端着个筐箩，里面放着一枚超大的铜钱，待伙计说押定离手之后，那瞎子就将筐箩一抖，铜钱飞上半空，翻滚而下。随着赌局开出，自有伙计用根长竿拨动桌上的铜钱，或赔或收，再将那大铜钱捡起放回那瞎子的筐箩里。

不多时，许亮面前便已经堆起了一堆铜钱，他兴奋至极，朝站在自己身后瞧热闹的小胡子道：“妈的，果然痛快，要不是你老兄，我怎么知道还有这么好玩的地方？痛快，痛快！”

“行啊，老许，手气还是这么壮！”小胡子笑道。

“还不都是托你老兄的福，一会儿我请你去喝葡萄酒，吃烤